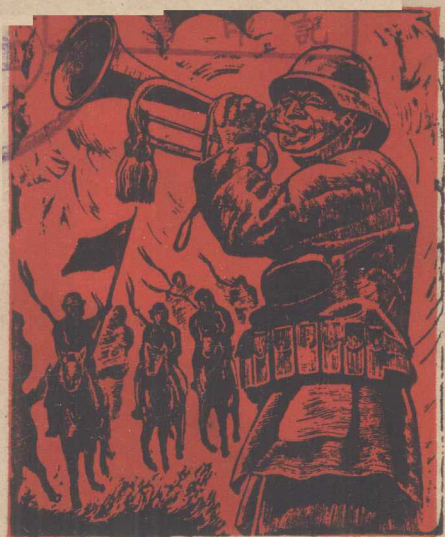


燕趙女兒

著 娥 安



行發店書活生

燕 趙 兒 女

安 娥 著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九 月

813
C097

燕趙兒女

每冊實價叁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安娥

發行者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漢口	廣州	重慶	香港	西安	桂林	宜昌	天水
交通路六十三號	漢民北路五十一號	武庫街二十一號	皇后道一七五號	長沙	貴陽	萬縣	南鄭
				成都	昆明	衡陽	南昌
				梧州	蘭州	吉安	上海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版(S)

序

上海陷落後，隨着逃亡的隊伍，匆匆到了武漢。當離開上海時，謠言紛紛，人心惶恐，爲了預備出吳淞口時敵人的檢查，連再三思索擺進箱子裏幾張稿紙，都又拿了出來。書是一本沒有，稿子一張沒帶。豈知到了武漢，經過幾個月後，偶爾在箱子裏，發現一本詩稿，不禁嚇了一跳！雖則只是幾篇殘餘舊稿，却像遇見老友似的親密。

到武漢幾個月來，因爲各方面工作的展開，使得提筆的人們，再沒有工夫安心寫作。一方面固然感覺急躁，但同時也得到工作上的愉快。現在把我到武漢後，匆忙中寫成的幾篇新稿，和從上海帶來的幾篇殘稿，集成了這本冊子。

在這裏面，多少可以尋出個人——也許是大家——在大時代中間，生活感情轉變的雪泥。

這個集子，使我最痛心的，是當上海抗戰前及抗戰中的幾個月中間，我完全睡在醫院裏！以致在這樣一個偉大時代當中，我竟沒有一篇東西把牠記下來！後來多少次，想憑記憶描寫一些當時的壯烈史績，終於都沒有成功！其餘在病中寫的一些關於抗戰（上海）的未完成作品，又沒有帶出來！想整理無從整理。這個缺憾，是我幾時想起來，幾時都覺痛心的！我在動手術過後，經過常久的昏迷狀態。醒來以後，我會作了這樣一首詩，并給他起了個名子，叫「生死線上」。

那冤鬼們

一條條切着我的筋，

一塊塊割着我的肉；

我有聲無氣的矇矓着，

皺着眉細聽，

咬着牙忍受。

.....

我倒不是怕他把我殺死，

只怕他那刀剪的鐵痕，

使我的腦子生鏽！

我覺得這腦子還藏着：

如雲的詩文，

如火的宇宙。

何況我還準備着把這一切，

為民族解放而奮鬥。

我「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我不能再任你宰割了，

你這吃人的野獸！

「啊！

冤鬼！

停止你血的演奏！」

.....

但那殘酷慣了的鬼們，

却輕輕地，輕輕地，

再刺上我兩針，

我漸漸地，漸漸地，

停止了咀咒！

但我終於衝過了死亡綫，仍舊恢復了一個健康的我，我應該拿起這枝筆來，爲抗戰而奮鬥！

目次

戰士之聲

獻給女戰士·····	一
抗戰的歌手·····	三
武裝了黃鶴樓·····	一〇
台兒莊·····	一七
飛將軍凱歌·····	三〇
孩子們的隊伍·····	三九
燕趙兒女	
燕趙兒女·····	四〇
古城的怒吼·····	五六

打回老家去的人們……………七二

逃亡線上

逃出了封鎖線……………八三

好漢坡……………九三

世仇……………九九

朝霞曲……………一〇三

紅燄曲……………一〇六

古城的回憶

大地……………一一一

困在古城的女兒……………一一〇

母親的宣佈……………一二四

獻給女戰士

你們穿着戎裝，

你們佩着刀鎗；

你們的神情，

是這樣的英勇而健壯！

你們對於敵人，

是那樣的無情，

但你們對百姓，

却這樣的慈祥。

我愛你們，

這莊嚴而帶笑的面孔；

我愛你們，

這勇敢而熱烈的心腸。

我不知道，

我說不出，

我對你們的，

敬愛，欽佩和希望！

抗戰的歌手

——武漢第二期抗戰宣傳週歌詠日——

—

天空飄着些薄薄的雲彩，

晨風把我們的戰旗吹開；

抗戰的歌手們，

一隊隊唱着走過來。

他們的步伐是那樣的堅定，

他們的歌聲是那樣的和諧：

萬顆熱烈的心，

團結得像個生鐵塊，

萬隻閃光的眼，

集中在司令台。

二

一聲軍號響了，

我們的歌手唱起來。

這不是歐美乞憐賣僧的爵士，

這不是基不西哀怨的情懷；

也不是法西斯們瘋狂的吶喊，

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明快的體裁。

而是爭取自由獨立的民族，

每個人的志願與任務，

用最大的信心所唱出來！

我們深信：

在我們的歌聲裏，

蘊育着一個光明偉大的時代。

三

這裏面甚麼事情？

使得我們最感光榮？

那便是每一隊歌手的行列中。

都出現着我們抗戰的兒童。

從他們天真的喉嚨裏，

發出了清脆純潔的歌聲。

他們並不做激昂的長嘯，

他們並不做悲壯的高鳴；

但他們却比任何優秀的演劇家，

都來得千倍的使人愛聽！

那種坦白，正義，熱誠的天性，

象徵了東方民族未來的和平。

四

抗戰的歌手們，

漸漸的離了司令台；

由於一個核心，

向着四方的街道散開。

武漢三鎮，

向他們喝着熱烈的彩；

歌手們，

回答他們以雄壯的音階。

如果說，

歌手們的隊伍像人中山；

那麼，

聽歌的羣衆便如人中海。

山失掉了海，

無從顯示他的堅定；

海失掉了山，

終日在波浪里徘徊。

隊伍失了羣衆，

無從估計自己的力量；

羣衆失了隊伍，

會沉陷在徬徨的悲哀。

我們的歌手們，

便是自羣衆里，

生出來！

長出來！

壯大起來！

他們和聽衆，

像山和海，

海和山似的不分開！

武裝了黃鶴樓

——武漢各界第二期抗戰宣傳週美術歌詠水上火炬大遊行——

—

老的，

少的，

男的，

女的，

武裝和徒手，

擠滿了黃鶴樓！

他們大聲的談論，

他們大聲的吼。

這邊擠得站不住了，

往那一邊散走；

那邊的剛纔散去了，

這邊的又回過了頭。

回過頭來，

仍然是唱歌，

仍然是吼！

二

我們只管唱罷，

我們只管吼；

我們要唱得日本軍閥討饒，

我們要吼得帝國主義發抖；

我們要唱得畑俊六屈膝，

我們要唱得土肥原磕頭；

我們要唱出：

中華民族的解放和自由！

三

我們抗戰的畫家們，

就在這個時候登場，

一陣長久的歡呼，

拍痛幾萬人的手掌！

兩隻照徹肺腑的探海燈，

射準在抗戰的作品上。

他們筆下所表現的：

再不是沙龍裏的裸體，

再不是森林裏的姑娘。

他們的心血：

不爲少數人來玩賞，

再不作客廳裏的裝璜；

這些偉大的寫作啊，

將博得四萬萬同胞的讚美！

將做爲整個民族的榮光！

四

他們巧妙的畫筆下，

告訴了我們民族英雄殺敵的雄姿，

他們精密的構圖中，

顯示給我們軍民團結合作的力量。

他們敘述了：

抗戰中的壯烈奇蹟，

他們描寫了：

光榮勝利的台兒莊。

他們驚破了：

日本軍閥的迷夢，

他們加強了：

同胞們爭取最後勝利的信仰！

他們不僅

武裝了彩色的畫筆，

他們同時

武裝了民衆抗戰的思想。

我們就用這個武器，

解除日本軍閥的武裝。

台兒莊

—
台兒莊，

台兒莊，

年年月月，

站在運河旁。

春天的黃花開遍原野，

秋天的流水伴着月光；

青翠的麥田迎風飄蕩，

蜿蜒的小路走着牛羊。

千百隻美麗的小帆船，

載送新煤到下江。

二

到下江，

到下江，

台兒莊仍然是個小地方。

在地圖上常常把你省去，

歷史上你又是那麼平常；

因此誰也沒有，

把你的大名記在心房。

自從今年四月七日的早上，

你給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重創；

十六萬萬人的口裏，

立刻把你叫得玫瑰似的香！

三

雖說你只是個小小的村莊，

但你却做着大徐州的屏障；

「皇軍」夢想着把你捉住，

便可以進而控制上半段長江。

可是你，

勇敢矯健的台兒莊！

你絕不因爲你沒有天險可仗，

便放棄了你貫澈抗戰的主張！

你把定了「有力出力」的原則，

最後的一滴鮮血流在了戰場！

從三月二十三到四月七日的幾天內，

你忠勇的執行着將士們的協商；

發揮你天賦的抗戰威力，

創滅了數萬「皇軍」的武裝！

運用你巧妙的新式戰略，

擊破了日本軍閥美滿的夢想！

使磯谷板垣的大軍，

在這兒做了集體的焚尸場！

四

是誰能夠描寫得出？

六號那晚衝鋒的悲壯！

敵人的炮火佈成黑紅火網，

吞滅了整個抗戰的台兒莊，

運河的流水，

被火光噓得又紅又燙；

魯南的大地，

被炮聲震得一翔一翔。

數萬民族的健兒，

堅定的站立在火舌中央！

五

只聽到一個衝鋒號響，

健兒們脫出了赤條條的臂膀；

他們把一切的國仇家恨，

一齊放在了利刀尖上！

不是敵人把我殺死！

便是我把敵人滅亡！

沒有退後沒有讓！

不殺盡鬼子不返防！

每一條小街每一條巷，

每一座院落每一間房：

到處是紅着眼睛爭！

到處是流着鮮血搶！

搶了這棵樹，

再奪那堵牆！

手榴彈用完了，

牙也咬着鬼子見閻王！

六

他們說：

今天是我報仇雪恨的時光！

每一滴鮮血要流在戰場！

你沒見：

鬼子搶去了咱們大塊的田地！

鬼子殺死了咱們的子女爺娘！

鬼子捉住咱們的弟兄用馬來分尸！

鬼子屠殺咱們同胞像宰牛羊！

他還要把咱們的民族整個奴役！

他還要把咱們的國家整個滅亡！

他還毒化咱們的兄弟兒女們，

來殺害毀滅自己骨肉家鄉！

弟兄們：

假如咱們能夠忍受這個？

咱們又爲甚麼今天來打仗？

假使咱們忍受了這個，

咱們拿甚麼臉面見爺娘？

七

台兒莊雖則成了瓦礫場，

却留了他抗戰史上的榮光；

千萬人趕到這戰後的寨內，

瞻仰他那件偉大的血衣裳！

最使人觸目驚心的，

便是我們忠勇烈士們的遺骸，

仍舊威武的屹立依短牆！

左手拿着手榴彈！

右手舉着步槍！

當他們最後犧牲的一刹那，

仍舊是這樣的忠勇這樣的壯！

祝你們光輝的英靈，

永遠守在台兒莊！

四萬萬同胞，

對你們敬愛又悲傷！

八

台兒莊！

台兒莊！

年年月月，

站在運河旁！

自從經過四月七日那一仗啊，

你的面容完全改了樣！

劫後的春花染着戰血，

整個的寨院帶着鱗創！

運河裏沒了帆船的麗影，

小路上看不見成羣的牛羊！

但是：

我們絕不爲你惋惜，

你自己也絕不悲傷；

祝賀你：

奠定了最後勝利的戰基！

佩服你：

發射了民族解放的毫光！

至於你那本壯烈的血肉賬，

我們自會叫日本軍閥來清償！

飛將軍的凱歌

—

我沒有駕過鐵鳥，

在雲端裏遊逛；

我更沒有轉着輪盤，

在天空裏打過仗。

因此，

要我寫一篇空軍的故事，

那真不知道從那兒講！

但，

我却讀過一篇飛將軍的自述，

這給了我不少天上的玄想。

二

當轟炸台灣的那天早上，

飛將軍們表現得愉快而安詳。

這天的日光是那樣晴朗，

武漢三鎮吹遍着花香！

飛將軍們英武而驕健的，

排列在鐵鳥的翼旁；

他們互相，

交換了一個自信的微笑，

便敏捷的走進了機房。

三

我們的鐵鳥，

在天空裏飛揚，

一隊隊，

輕輕的，

輕輕的，

雁兒似的排列成行；

是那樣的整齊啊，

又是那樣的壯！

在萬尺的高空裏，

表示他驚人的技術的優良！

.....

下面是千層的祥雲繚繞，

上面是鮮紅的光明太陽；

我們的飛將軍，

搖着手辭別了如帶的長江，

微笑着飛進了雲霧蒼茫；

望見了一片如鏡的海水，

領隊的鐵鳥，

漸漸的，

漸漸的，

向着低空降落。

於是飛將軍們會意了！

他們知道，

是快要到那目標的地方。

就是那以台灣民族的血汗，

造成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兇器場！

四

鐵鳥們一齊：

迅速的，

迅速的，

倏然向着百尺天空下降。

飛將軍們的心弦：

漸漸的，

漸漸的，

一陣陣興奮而緊張。

他們看清了：

南北兩端四十架「母雞」，

東西兩邊幾排蓄油箱；

他們在天空兜了三個圈子，

霎時間把五百磅的「雞蛋」，

一齊瞄着目標放！

立刻把這座「母機」的產房，

炸成了火海一樣！

使牠再不能蠻橫的，

飛來毀滅我們的家鄉。

飛將軍們！

安慰的，

安慰的，

在台北上空悠然的飛翔。

他們看着那大團的黑烟瀰漫；

他們看着那數百隻火舌吐放。

他們還順便把電台扔了幾隻蛋，

那是當他們在勝利的歸途上。

飛將軍們，

安然的，愉快的飛回家鄉，

互相搖着巾兒表示勝利的榮光。

不過，

他們榮光豈僅是這點兒呢？

他們逼得日本軍閥的「母雞」，

三朝兩日的不斷有毀傷；

輕易不敢飛進我們的空防。

• 而且這仁慈偉大的鐵鳥啊！

專只予侵略者以重創，

絕不對百姓們有所損傷。

孩子們的隊伍

——孩子劇團的長征——

我們來自，

日本軍閥炮火的轟炸中。

我們失掉了糧食，

失掉了土地，

失掉了家庭；

像小鳥兒似的，

掙扎在暴雨狂風！

二

在上海陷落後的恐怖中，

嚴密的計劃了我們的分工，

悄悄的隱密起我們的行踪。

離開了可愛的上海，

離開了熱情的唐家閘，

離開了可紀念的南通。

向着那遙遠的，遙遠的，

不知生死的運河站長征。

雪落在身上是那樣的冷，

風刺在骨頭裏是那樣的痛，

肚子餓的又是那樣的難忍！

敵機不斷的飛旋在我們頂空。

「苦嗎？不苦！苦的還在後頭呢！」

我們一路上自我鼓勵着向前攻。

「兄弟姊妹們！

就是咱們認為不難再掙扎了，

咱們也不能倒在路當中，

讓敵蹄任意踏過咱們的胸！

相反的咱們要

向着槍聲密集的地方衝，

便死也要死得不落空！」

「不過，

咱們那能這樣辦呢？

咱們不僅現在負的抗戰責任重，

且是民族第二代的主人翁！」

三

「走吧！

親愛的姊妹弟兄！」

「咱們向那兒去呢？」

「咱們向那兒去！」

那兒有：

暖和的太陽暖和的風，

有親愛的大先生如父兄，

有勇敢的朋友小先鋒。

在那兒去建立咱們的新工作，

在那兒去創造咱們的新生，

在那兒尋求咱們的新知識，

在那兒組織咱們的大家庭。

四

親愛的姊妹弟兄！

是誰逼得咱們飢寒流淚？

是誰奪了咱們的笑容？

親愛的姊妹弟兄！

咱們血是熱的心是紅，

咱們是抗戰的小兒童，

不怕咱們的拳頭小，

小拳頭合起來能衝鋒！

站在鬪爭的最前線，

爭取抗戰建國的成功！

教那些看不起咱們的人們，

改一改他們那陳舊的作風。

燕趙兒女

—

淚，

流在臉上；

不願把牠擦去，

不願把牠隱藏；

我故意的要牠，

繼續，繼續的盈眶。

我要在淚線裏，

多劃些痕傷；

我要把燕趙二字，

寫牠個千行！

二

你們說燕趙的灰泥太厚？

我情願把厚泥塗滿身上！

你們說燕趙的大葱太臭，

我情願把臭葱填滿飢腸！

我不吃你們的珍珠米，

我不喝你們的白玉漿！

燕趙的兒女們，

住慣了冰雪的邊疆。

三

我愛我破碎的家鄉，

我不愛你錦繡的天堂；

燕趙的兒女們，

生長在摩天的山上。

.....

我愛我的家鄉，

我愛我的村莊，

我的小樹，

我的草房，

我的黃沙土，

我的紅高粱，

我那藍天熱，

我那白雪涼，

我那禿山高壯！

我那河水滾黃！

那火熱的心！

那鐵打的腸！

那些忠厚的面龐！

那些粗布的衣服！

所有這一切！

所有這一切！

永遠是青春！

永遠是健壯！

誰說我要給別人呀？

這生我長我的燕趙地方；

雖則，

你已是萬孔千瘡！

四

你把我们從摩天的山上，

推落到萬劫的溝塘；

我們骨肉雖然粉碎了，

我們靈魂依舊激昂；

你把我們骨肉埋在沙地？

我們在地下培養大遍高粱。

你把我們鮮血潑在大路？

我們在路邊澆出萬棵白楊。

白楊葉天天在路邊吶喊，

高粱穗夜夜在地裏歌唱。

他們雙方把滿腔的憤怒，

譜成了雄壯的抗敵交響。

他們說：

『我們要奪回自己的家鄉！

我們要保衛民族的地方！

燕趙的兒女們，

生來就不怕魔障！』

五

有一天：

秋風吹在道旁，

秋雨落在地上；

高粱一齊莠出了紅穗，

紅得來像北方人的血一樣。

燕趙的兒女們只要一看見牠，

不知不覺得就熱血膨脹。

再加上白楊的狂風，

愈吹愈來得壯；

高粱的紅穗，

愈喊愈來得強。

燕趙的兒女們，

怎麼能夠要他們不武裝？

怎麼能夠要他們不奪回家鄉？

那生他們長他們的地方！

那流過血流過汗的村莊！

六

啊！

家鄉啊家鄉！

你說，

你沒有水把刀磨？

我們來把血給你積成河。

這樣你刀隨便落在那裏，

我們的靈魂

也總跟着你快活。

七

啊！

家鄉啊家鄉！

你沒望見四方的火山，

冒出了千年的積烟？

烟火是滾熱的呀，

那是燕趙兒女的心肝！

八

啊！

家鄉啊家鄉！

你沒聽見四海的岸邊，

嘯開了萬年的危崖？

響聲是驚天動地的呀，

那是燕趙兒女的呼喊！

古城的怒吼

——三二六的遊行——

—

夜風冷得像刀，

熱血激得像潮；

人人的臉上漲着紅筋，

個個的心要跳出胸槽；

眼睛裏燃燒着憤怒的燄火，

那管口裂唇焦！

這是一個暴風雨的前夜啊，

在古城的學術之宮裏，

捲起了澎湃的血濺！

二

遊行的隊伍沖破了曉光，

憤怒的喊聲吼出了宮牆；

這個來勢是凶猛的呀！

定要把敵人趕出他們的家鄉。

他既不怕你暴力的壓迫。

又不許你利誘和情商；

千萬條怒吼的洪流，

浩蕩的飛躍在街坊。

他們把這座寂寞的古城，

弄成了一片烈火滾湯！

三

這條洪流雖然澎湃，

但并不像汎濫的江河；

他絕不破壞百姓們的堤壩，

他只激動民衆抗敵的雄波。

每一行隊伍堅固的團結，

每一遍吼聲緊密的唱合；

大家誓用最後的一滴血，

洗滌這古城長遠的傷痕！

四

正在這遊行隊伍

高歌怒吼的時候，

忽然間，

傳來一遍臨死的嘶吼；

這無恥的哀聲

是從那裏來的呀？

那便是來自那座，

漢奸走狗集中所的洋樓

——一羣中日的殺人劊子手！

.....

『先生們呀！

快！快……快逃走！

輪船已經預備在海口！』

『不！不……不呀！先生！

我們還不逃……逃走，

您……您忘了嗎？

咱……咱們不是還有一羣小獵狗？」

「呀！是！是！是！」

我的親愛的高貴好先生呀！

虧得你……還……有這條好計謀！

這滔天的大禍，可有了救！」

「好！不要囉嗦了！」

你也是個狗！

有救！

有救！

有救！

一不做！

二不休！

反正這已是最後！

去！去給我叫那羣狗來！

一個也不許偷走！」

「喂！

聽着！

你們這羣餓不死，

殺不盡的小丑！

要錢的趕快向前來呀！

我這裏有得是人肉饅頭！

那就是九號那天派去殺人的，

那羣不識抬舉的東西的血和肉！」

.....

「喂！

每個人快賞他們：

一把大刀，

兩塊洋錢；

一滴血酒，

半頓飽飯；

但是，

要讓他們曉得呀！

既拿了我的錢，

就得給我幹；

既幹了這行賣命生意，

有冤枉也只好來生算！

要是他們幹得不如我意啊，

把他們骨肉一根根切成碎片。

留給下次的狗們，

吃飽了好去替我辦。」

五

他們販來這羣

餓扁了的癩狗和瘦蝦；

給他們

套上了鐵爪裝上了牙；

賞了他們一星肉渣還不夠點點心，

硬教他們向着自己同胞相殘殺！

雪亮的大刀和水龍的飛舞，

隊伍裏翻騰着血紅的浪花；

血浪沉了下去又湧起來。

悲壯的呼聲傳遍到天涯！

六

血膠把心們黏成了一塊

刺刀把臂們穿成了一把；

同學們英勇的和大刀奮鬪，

姊妹們憤怒的在水龍裏掙扎；

霎時間，

又是一個驚天的吶喊，

千萬行隊伍，

從四面衝來匯成了一家。

集中着力量一聲喊「打」！

衝破了大刀和水龍的屠殺！

七

民族的血鐘，

在天空響亮；

同胞的血浪，

沖向了四方。

四方又捲起澎湃的血浪，

從黃河到長江，

從廣州到瀋陽，

打成了一片抵抗的交響！

四方的白旗，

展開來像北嶺的雪；

四處的隊伍，

列開來像長城的牆。

手臂舉起來，

像肉的森林；

聲音吼出來，

像雷震的山崗。

中華民族要爭自由解放，

爭自由的人們現出了力量。

隊伍們整天的走着整天的唱，

拍節裏緊奏着未來的曙光。

「同胞們！

向着解放向自由，

向着前線走。

四千年的舊宇宙，

十人經過九人休。

咱們來造所新天地，

人人幸福永遠自由；

不曉得，

甚麼叫做飢餓與煩愁。

要達到這個目的，

要達到這個目的。

先要削滅，

日本帝國主義漢奸和走狗！

先要削滅，

日本帝國主義漢奸和走狗！

打回老家去的人們

—

媽媽！

我們累您忍受了五年的悲痛！

媽媽！

我們害您接受了五年的殘刑。

五年，

刺刀戳穿了你的腹！

五年，

槍彈射穿了您的心！

五年啊，

您沉痛的呼喚着您的兒女們！

二

呼喚着您的兒女們呀，

這些喪家失業的人！

我們看見江南的風起，

便仰慕故鄉的灰雲；

我們踴到江南的黃土，

便懷念故鄉的園林；

我們見了面沒有第二句話，

一開口便詢問這槍刀下永不屈服的您！

知道了您的健康，

便是我們唯一的「福音」！

三

啊！

幸虧異鄉的弟兄們，

了解我們這顆悲憤的心。

他們說：

「失掉家鄉的友人啊！

我們快把手牽得緊緊！

鬼子們今天剝了你們的皮，

明天就來抽我們的筋。

我們若不早點聯合起來，

不久就會步你們的後塵！」

於是，

他們把最後的一碗飯，

贈給了我們——

這喪家失業的人！

他們說：

「拿去吧！」

飢寒道上的友人！

這雖不能飽你們的肚子，

但會增加你們

打回老家去的決心！」

四

但是，

我們却，

這樣堅決的，

善意的拒絕了他們。

我們說：

「謝謝你們！」

爭鬪線上的友人！

我們不願接受你們這碗

——珍貴的贈品；

我們絕對誠懇的

——接受你們這顆熱情的心！

若是我們再這樣，

白白的把你們的飯也吃完了，

豈不是

大家都山窮水盡？」

「啊！」

親愛的朋友們啊！

我們也有家鄉呀！

我們也有親鄰！

我們有雪白的棉花似銀海，

我們有遍地的小米賽黃金；

我們的高粱穗迎風點頭而笑，

我們的大麥芒刺手像鋼針；

我們山是高的水是深，

我們文章是壯的詩天真；

我們的親戚朋友，

也有一顆滾熱的心。

我們要回去啊！

回到我們自己的園林！」

五

「打回老家去呀！

喪家失業的人！

你沒有聽見嗎？

媽媽她瞪着眼臭罵敵人！

她說：

「你們這些強盜！」

你們以為把我殺死了，

就能把東北的土地一口併吞？

你！

瞎了眼的狗！

你沒看見嗎？

我有三千七百萬，

不！四萬五千萬，

不屈服的兒女們！

他們一定回來！

他們立刻回來！

回來和你們這夥強盜，

把這筆血債來結清！」

「媽媽！

您是這樣的臭罵敵人？

媽媽！

您是這樣的期待着我們？」

六

「打回老家去呀！

喪家失業的人！

山，

是故鄉的高；

水，

是故鄉的深；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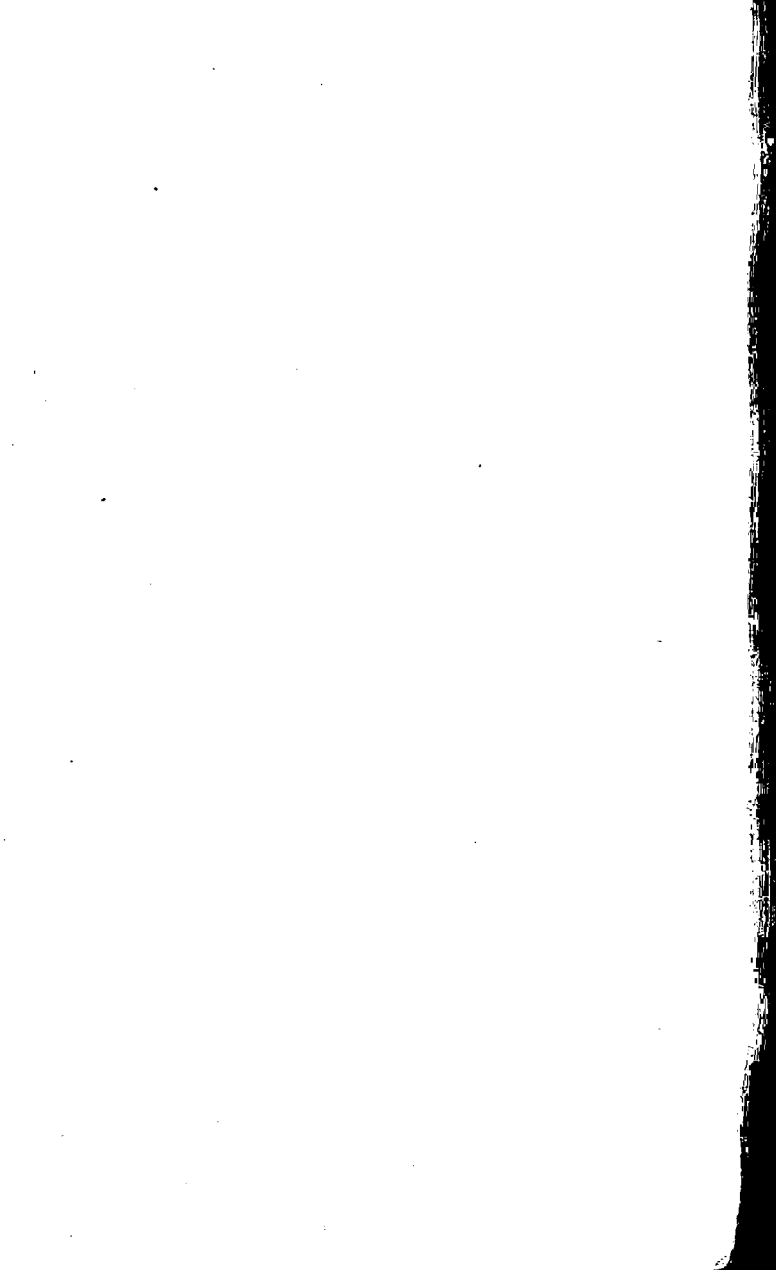
是故鄉的綠；

人，

是故鄉的親；

媽媽還留着她最後的一滴血乳，

等候我們——打回老家去的兒女們！」



逃出了封鎖線

—

——過雲艦——

你帝國主義的鐵牛，

整日價吼呀吼！

我們的飛機和炮，

雖然沒有奈何了你；

但我們老百姓的拳頭，

你便是金剛做成的，

我們也打得透！

二

——海安的早市——

距上海百五十里的後方，

靜靜的河山映着美麗的朝陽；

問起了我們的幼年主人，

還不知道是同誰打仗。

千百保衛祖國的兒女們，

垂着手在街頭閑蕩；

他們把東線的陷落，

像是當做件故事講。

三

——到了首都——

好容易到了首都南京，

滿耳的一片搬家聲；

沿街的十里馬龍車水，

排排是面朝西向背朝東。

我抱了萬分的尊敬，

瞻仰了一次山城。

四

——京燕公路——

驚心的走着這條公路，

注視着路身和水湖；

只要是一輛車馬的陷落，

便斷送整個隊伍的前途；

.....

斷送整個隊伍的前途啊！

這怎麼要我們不哭？

要是老百姓陷下去，

走不動便停上兩宿，

但這可怎麼能？

運送我們的戰士

——去保衛首都！

五

——徽州道上——

這樣幽美的山徑，

都是我們百姓的手工；

我們絕不能讓，

帝國主義的炮來轟！

我們絕不能讓，

帝國主義的炮來轟！

喂！

對面來的是四川的健兒，

飛快的跑着保衛南京！

全國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

爲着民族的存亡而鬪爭；

咳！

怎麼也沒人給他們送雙草鞋？

怎麼也聽不見慰勞的歌聲？

六

——天國的江南——

我遙望着這綠滿原野的江南，

更懷念我北地的萬里黃田；

我們的叔伯姊妹們，

用血來下了種，

用汗來澆得鮮；

生長出來的米豆棉花，

像一片金海銀山。

每當朝陽初照的早間，

你會看見我們；

成千個樸厚的臉們

成萬件破爛的衣衫；

舉落着亮晶晶的鋤頭，

拼命的抵抗天然！

到這時候

你纔會曉得：

農民的偉大

人生的艱難！

.....

就是這樣的黃石塊吧，

我們已吃了他四五千年；

祖宗的血在這裏流盡，

爺娘的汗在這裏流乾！

把這樣的地方給日本人佔去？

我們老百姓怎麼會心甘？

.....

我們鋤頭，

既然是不能種地了，

我們就把牠用來保衛家園！

在豫北，

在冀南，

在陝晉，

在浙皖，

在東北，

在綏遠，

在整個中華民國的疆邊。

舉起了槍刀鋤頭和鐵錘，

誓把日本帝國主義，

趕個淨，

殺個完，

奪回我民族的

——錦繡河山！

好漢坡

好漢坡！

好漢坡！

甚麼他媽的好漢坡？

簡直是他媽的血汗坡！

那兩邊的紅石崖，

不是我們的血是什麼？

那幾條花花的白浪，

不是我們的汗？難道是河！

太陽把肉皮晒裂，

石頭把腳板燙破；

春秋季是多麼好啊，

偏偏那時候上山的人不多！

二

你們看！

這倒還像個人嗎？

底下光着半節泥腿，

上面赤着一雙汗膊；

抬人家上坡，

抬人家下坡，

抬人家下坡，

抬人家上坡，

血一滴滴的流！

汗一條條的落！

從心口落到土裏！

從頭頂落到腳踝！

落來落去，

落不過八毛多！

年青力壯的，

被這十八里山路來消磨！

呸！

我他媽又不是綠林漢子，

爲啥他媽的要依靠山窩！

三

有得時候我自己也在揣摩：

「爲甚麼拿着個大活人，

同這死石頭塊子磨甚麼？」

磨甚麼！

磨甚麼

不磨又他媽的怎麼過？

難道叫我卡死兒女？

難道叫我殺了老婆？

難道我自己能夠？

喝廬山的雲霧會得活？

四

現在還算好呢！

總算三天五日的，

還掙個八毛多。

要是日本鬼子打來了，

就是八毛又從那裏摸！

呸！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

看你敢碰一碰老子的山坡？

我左脚把你踢下九江！

我右脚把你踢下沙河！

剩下的我一手一個，

送你們回轉賊窩！

老子就這麼點把破家當，

給了你！我怎麼活！

世仇

—

我嚼着這美味珍羞，

再也不能嚥下喉；

媽媽八個月來，

只喝着小米矮瓜粥。

她每次端起飯碗，

就懶抬右手！

她想吃點白麵饅饅，

沒有錢怎麼能夠？

二

媽媽又是這樣的想：

『跟着我出來的，

有一家大小十口；

他們有病的有病，

年幼的年幼；

我雖然七十歲了，

也該和子孫們共擔憂；

我不能一個人吃白麵，

叫九個人喝小米粥！」

三

我一想到這個，

我就憎恨那些魚肉！

我何必禁止我的眼淚？

盡管讓牠流！

讓牠流！

隨便你們千萬隻眼睛望着我吧！

隨便你們譏諷我任何理由！

四

日本帝國主義啊！

你和我結下了世仇！

你害得我媽媽沒有飯吃。

你害得我兒子流浪街頭；

我若是不把你趕出去，

還能活在這個世界上頭？

朝霞曲

一

一縷朝霞，

伴着幾點炊烟；

我送你，

在漢水之邊。

二

記得前年的一個月夜，

咱們在玄武湖裏搖着船；

故意說着些不相干的話，

故意擺出些不相識的臉；

只管遲遲的，遲遲地，

逗留在荷花中間。

三

今天，

咱們又重逢在武漢；

正是抗戰的鮮血，

染遍整個兒奴隸的河山！

每一個中華的兒女們，

都爲着祖國的存亡而戰；

因此，

我們便覺得更緊密的相關。

四

一縷朝霞，

伴着幾點炊烟；

我送你，

回到不屈的湖南。

紅燄曲

—

我望着那團鮮紅的火燄，

漸漸的遠離了武漢；

我的心，

微微有點孤單！

我願追上這團燄火，

去到抗戰的湖南！

二

但這使我立刻想到上海！

啊！我可紀念的上海啊！

在你那偉大的三個月中間，

燄火每天都是這樣的紅；

血水每天都是這樣的鮮；

三十萬戰士的白骨，

撐住了西南半個天！

三

啊！

上海！

我愛你，

不在你燈紅酒綠的往日；

我愛你，

在你忍受磨難的今天！

假使我能夠回到你的懷裏？

啊！我該是多麼的喜歡！

我們既是，

共過患難的朋友；

我就該和你，

禍福共相担負！

四

我呆望着那團鮮紅的火鏡，

漸漸的漸漸的避開了眼簾；

靜聽着最後的一聲汽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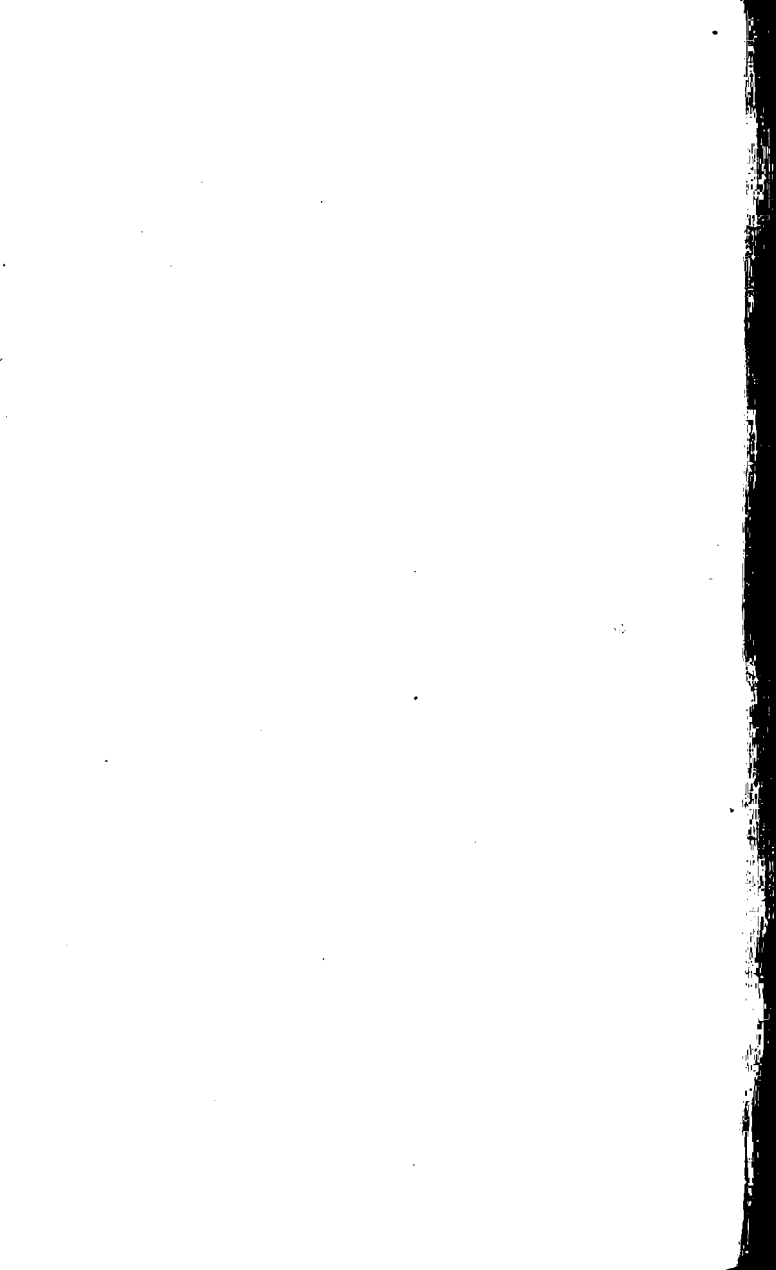
隱隱的響過耳邊。

夜色籠罩着武漢，

長江靜伴着蛇山；

凜冽的朔風啊，

吹動我薄舊的衣衫！



大地

——平滬路上——

—

兇惡的自然！

無知的自然！

你生出來這殭尸似的石土，

却要我們一鋤鋤翻做耕田！

我們流血流汗！

我們整日整年！

纔說把你澆得有些濕潤，

立刻就又被你吸吮透乾！

纔說把你翻得有點鬆軟，

立刻就又被你壓成石片！

你倒是爲甚麼和老百姓作對？

莫非你還怕我們有點空閑？

二

一家家的老幼男女，

一堆堆的破爛衣衫；

舉落着鋤頭和鐵鏟，

顧得了高粱麥又殘！

這一鋤頭舉起來爲着還債，

那一鐮刀落下去爲着納捐！

三

一眼望不見邊的黃土，

半天看不見水的旱田；

一鋤鋤的把他翻起，

一罐罐的把他澆穿；

一粒粒的把種子放下去，

一堆堆的再用沙土來填；

這簡直像魔鬼的血口，

舔着農民們的心肝！

鋤頭舉起來手發顫，

柳罐放下去心內酸！

直弄得骨折筋斷，

收不到三畝田！

四

「老天爺的雨水，

好比我們的血汗；

老天爺的太陽，

好比我們的亮眼；

但雨下多了田裏要大水，

太陽晒多了地上又要旱！

這真是：

天晴也難雨也難！

天哭也難笑也難！

一把破鋤頭，

抵抗自然！

五

「我們辛辛苦苦，

只盼個豐年。

豐年！

又與我們甚麼相干？

天天交不完的雜稅，

日日納不盡的苛捐；

纔望得有半個飽暖，

沒轉眼又是飢寒！」

六

「我們也會求過神，

我們也會問天；

天說是下界遭了神怒，

神說是要百姓多修善緣；

但我們，

從祖宗起就沒做過虧心事？

從落下地來就是減吃省穿？

……

這必定是：

因為李大爺逼死了老二？

也許爲王大少害死了老三？

老天爺怒差災神下界，

我們老百姓平白地受了牽連！

但是，

人世的賞罰也太不公平！

老天爺，

你也真瞎了狗眼！

鄉親們呀？

快快一齊把他打倒！

百姓的是非會自己判斷！』

七

車上一餐飯，

車下活半年；

車上和車下，

苦樂隔青天！

困在古城的女兒

——前門——

啊！

我十年契闊的北方，

今天再瞻仰你的容光！

你仍舊和從前一樣：

一樣的美麗，

一樣的淒涼，

但你在帝國主義的刀鎗下，

已被宰割得遍體鱗傷！

我却完全變了：

變成了粗暴，

再不作馴羊。

我已認清了前途的方向，
有了青年們堅決的主張。

——北國的月——

啊！

北國的月亮啊！

北國的兒郎！

北國的月光特別明亮，
北國的兒郎格外蠻強。

……

不過，

北國的女兒啊！

妳真的相信？

妳是轉回了天堂？

喂！

北國的女兒啊！

難道妳真不知道？

妳已受盡了亡國的痛創？

啊！

我這久別的紅磚牆！

我這久別的白玉廊！

我今天能再踏在你的石頭上，

我真說不出來的一種恐懼……

我爲甚麼

聽不見你那悲壯激烈的吶喊？

我只是

看見你雪白靜穆的面龐！

望不見你戰旗的飛舞，

只看見你破碎的衣裳！

來！

快快給我看看你的襟上，

血跡是否還是那麼鮮亮？

.....

咳！

為甚麼你總是這麼愁眉鎖上？

是不是你覺得「失掉力量」？

啊！

沒有！

沒有啊！

就像我，

雖則我們別了十年；

但，

一時一刻也不能把你相忘！

並且，

隨時都把你那光榮的一頁，

傳遍了所有住人的地方！

哪！

妳想！

妳想！

誰？

能夠忘掉你呢？

那除非是這個世界已滅亡！

.....

唉！

妳爲甚麼老是這麼悲傷？

莫非妳不願意？

重見這久別的姑娘？

莫非你想對我講？

告訴我十年來的淒涼！

我曉得了，

妳是要告訴我：

這十年來，

死的死，

逃的逃，

變的變，

不響的不響，

還有成千成萬留下來的。

被鬼子們折磨得死活難當！

.....

那裏？

不要管這些吧！

死了的有榮光，

逃了的仍然要轉回鄉，

變了的是靠不住的，

留下來的都是力量！

誰能夠一輩子受鬼氣呢？

現在這種狀況，

是過渡時期的，

一條必經的橋梁！

.....

喂！喂！

你看：

天上的月光是這麼明亮，

向南的朔風是這樣怒狂；

四周的臉兒們是這樣的憤怒，

只等着警號的聲揚。

人們這次再來同你握手啊！

那真是快樂得天也會發狂！

這回不僅是打倒封建軍閥的勢力，

這回是整個民族澈底的自由解放。

——皂坡道——

一排排的路燈微亮，

一隊隊洋車飛忙；

崔巍的高樓閃逝，

黃綠瓦殿宇輝煌；

凜凜烈烈的北風啊，

吹得人透體冰涼。

到處出現着窮苦的臉！

到處聽見些憤怒的腔；

幾時這北風和憤怒颯順了勢，

北平立刻由地獄轉回天堂

冷清清的北平，

火刺刺的心胸；

爲甚麼北平這麼冰冷？

只爲火勢還沒有順風！

快快把乾柴火油堆起，

快快把樹枝樹幹集中；

這樣只須要巨大的一點引藥，

北平立刻就會火烈烟濃。

——御河流水——

御河的流水，

漾着破碎的月光；

十年的遊子，

轉回銀色的故鄉。

妳河水失掉了帝主，

我遊子要見着親娘。

河水啣，

妳不要看不起我呀，

妳那兒比得我上。

我雖然窮途，

可還沒有潦倒；

你不僅潦倒，

而日還受着創傷！

——家門之前——

聽到了家人的脚步聲響，

誰曉得那還是恐懼？

或者是徬徨？

像是偷了糖果的嬰兒似的，

準備着向慈母說謊。

.....

啊！

我真覺得有羞澀呢？

他們倒像是捉住了鳳凰。

一齊伸出了戰慄的雙手，

一把死拖住這黑心的姑娘！

.....

啊！

我實在忍不住了哇！

我要跳到冰山上去埋葬！

我情願，

受那億萬隻冷酷的白眼！

我不願！

我討厭這寬宏愚蠢的善良！

母性偉大！

母性偉大！

母性開創了人類之花！

她爲社會擔負偉大的任務，

她爲孽子建立避難之家。

她偉大仁慈的愛護，

從不計較代價；

她堅苦犧牲的精神，

勝過火線的軍馬！

她割着心血和骨肉，

爲社會栽培革命的新芽。

母性偉大！

母性偉大！

母性開創了人類之花！

——兒時回憶——

想起這些綠柳海棠，

還是我親手培養；

想起這些屋宇院堂，

會作我兒時的戰場；

但這些好景啊！

並沒有多麼長！

不久，

那封建勢力的魔鬼，

就把我驅逐到異鄉！

異鄉啊！

淒涼！

我不願想……

——異鄉——

異鄉，

使我走上了人生戰場；

異鄉，

使我認清了大眾力量。

雖然肚腸常常被餓斷，

但心裏却是快樂而寬暢；

早先，

我只說人類都是殘酷的魔鬼；

現在，

我知道到處都有火熱的心腸。

早先，

我罵這個世界是黑暗的地獄。

現在，

我看見人間有得是真誠和陽光。

只要你有勇氣，

總能把「牠」追得上。

——再踏上征塵——

別了故鄉！

別了老娘！

別了鳥語花香！

別了槐蔭萍塘！

遊子二次離別故土，

女兒再度違背老娘！

.....

娘！

你問我；

爲甚麼？

我要離開你這天堂？

娘！

我告訴你！

因爲我不能把雙手埋葬！

弟兄們流着鮮血，

爲得是民族的存亡；

姊妹們挨着鐵鏈，

爲得是大衆的解放；

青年的熱血，

應該流在戰場！

.....

啊！

娘！

自從我回到你這天堂，

我從沒敢看過日曆；

我從沒敢望過月亮；

我這次的歸來啊，

并不是畫錦還鄉！

我完全是騙你啲！

說我是追慕故園的春光！

.....

別了故鄉！

別了老娘！

社會的鐵輪，

軋得你我別離！

人間的魔鬼

害得你我悲傷！

女兒的一切，一切.....

一切求您的原諒！

您這仁慈的一切……

一切也永刻我心房！

在國仇未報的今日，

咱們不把眼淚太流得長。

您若實在忍不住的話，

只當您沒有生養我這一場。

母親的宣佈

—

生孩子並不是女人的罪過，

爲甚麼要隱瞞着不敢說破？

因爲我不願意，

不願意在你小小的心靈上，

平白地加上一層挫折！

我沒有罪，

你沒有錯，

我們認為，

這是男性社會的壓迫！

二

你到世界上來一個月不足，

就受盡了人間的痛苦！

我們天天挨着飢餓，

我們到處被人驅逐！

是我拚了最後的一滴血，

把你從魔鬼口裏奪出！

但，

我們大家身上已刺滿了傷痕，

你我眼裏已流盡了淚珠！

多少年來，

我，

想用「錢」堵好你的傷口，

想用血沖開你的前途。

因為我不願意人家，

把你看成私生的小野豬！

但這一切我都失敗了！

現在如果我們想着做「人」，

就是有：

消滅這舊社會一切的遺毒！

三

我先早常常恨你的祖母！

恨他自尋煩惱！

恨他不會享福！

現在我纔知道：

原來四千年來，

女人們仍舊流着同樣的眼淚！

仍舊忍着同樣的痛苦！

同樣的壓迫！

同樣的屈辱！

女人們要想翻過身來，

就只有鬪爭的一途！

四

我爲你，

刻滿了心上的傷痕！

我爲你，

積滿了胸中的鬱悶！

我爲你，

在籠裏度着歲月！

我爲你，

淚，濕透了衣襟！

我又不能拋棄我的事業，

我又不能拋棄你不問！

我愛？

不能愛！

我恨？

不能恨！

我整年整月的，

只有：

忍！

忍！

忍！

.....

但是，

爲甚麼呢？

如果有人這樣壓迫我，

我要殺死他！

打死他！

不同他生在一塊地上！

不同他活在一個天下！

但是，

爲甚麼呢？

爲甚麼我要這樣忍受？

忍受到病死？

忍受到自殺？

因爲我……

已是做了人類的媽媽！

五

千萬條細綁女性的繩索啊！

把我們手脚緊緊細扎！

千萬根拷打女性的鋼鞭啊！

向我們身上無情的毒打，

打死我們，

還要我們情願認罪；

這四千年，

永遠脫不掉的痛苦瘡痍！

假如說：

男人們是被壓迫的奴隸，

我們更是

奴隸壓迫下的牛馬！

我們要拋棄這羞辱的生活！

我們要反抗這可咒的生涯！

我們要說服被壓迫的弟兄們，

共同來打碎這沉重的鐵枷！

